

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阮啸仙

(初 稿)

广州市民政局收集整理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

1964年5月

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阮啸仙

初 稿

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阮啸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中央委员之一。是中国大革命时代和土地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突破蒋介石的五次围攻。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后，啸仙同志奉命留任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赣南苏区全体军民坚持游击斗争打击敌人。不幸在一次指挥队伍突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无疑这是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沉痛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忘记的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啸仙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有26年之久了。然而他的伟大一生，却象严寒里的苍松那样风姿奕奕；象风雪中奔放的蜡梅一样乐观。他十数年如一日地奔走革命，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仍带病奋战沙场，为党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一生。啸仙同志这种不朽的革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永远为中国人民子孙后代所尊敬、爱戴与怀念。

啸仙同志名熙朝，字瑞宗，别号弼疆，广东河源县义合下花村人。生于1897年，终于1935年，享年38岁。他自幼家境贫穷，素怀大志，聪明勤奋。入本村通南初等小学，品学兼优。初小毕业时本来家庭再无钱供他继续升学了，但父亲见儿子品学不凡，故此宁愿省吃俭用向人求借也鼎力维持。一天债主临门催债，辱骂其父亲说：“你既然无钱，还给他读书干什么？”父亲受辱默然不语，啸仙同志听了十分痛心，从此他更发愤读书。所以成绩一贯名列前茅，为富家子弟们所“望尘莫及”。至高小毕业，终因家庭负债累累，经济极度贫困而辍学。啸仙同志虽遭失学痛苦，然而他不但一哭也不心灰意冷，

相反更奋起“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来艰苦自学。这时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已经孕育了对旧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制度的厌恶。

中国人民新觉醒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期间，啸仙同志从阅读“新青年杂志”等进步刊物中得到很大的启发，从此便接受了新的爱国思想意识。

1918年秋季，开设免费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广州增埗）开办，第一期招收学生。啸仙同志便怀着一颗革新国家工业面貌的雄心壮志，凭着自己的优秀才学，终于考进了该校的机械科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旧中国，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潮，广大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时啸仙同志阅读了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许多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和周其鑑、刘尔崧、张善铭等同学常在课余集合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讨论社会与国家前途问题。因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目标一致而结为挚友，成为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为突出、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同学。

啸仙同志是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者，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伟大的、划时代的革命运动势似燎原烈火迅速地燃遍了全中国。青年们都被捲入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这时啸仙同志已跨出本校的活动范围，站在全省青年学生斗争的最前列，与周启祥、周其鑑等同学奔走呼号，积极筹备“广东省学生救国会”及至该会成立，他被举为学生救国会执行委员，成为广东青年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常率领同学出向群众宣传，散发传单，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力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抵制劣货（日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震撼了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封建军阀，恼羞的统治者们便密令他的爪牙伪警察万长魏邦平，以维持治安的借口，驱集大队警察，打手挥舞警棍、洋枪、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游行队伍，遂造成流血事件。然而“压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强”，刽子手们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把学生们吓倒，相反的更激起了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人们把愤怒化为了力量，青年学生在广大的工农群众支持下迅速地掀起了汹涌澎

湃的反帝反封建高潮。啸仙同志在激烈的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考验、磨炼。他认清了封建统治者们的狰狞面目；也开始懂得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五四运动”过去后，啸仙同志更为老师和同学们所推重。当时，人们赞誉他和周其鑑、刘尔崧、张善铭等四人为“红色甲种乙校四大金刚”。翌年秋天，因继任的校长高崧（即高剑父）专制独裁，贪污公款，并任意解僱教师、取工，在他的把持下，校政腐朽混乱不堪。学生们深为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啸仙同志与周其鑑、刘尔崧等同学商议，决心要革新校政。遂组成核心，团结教师、同学，以学生会名义号召全校同学掀起一场以：坚决要求当局撤换继任校长高崧为中心的“驱高运动”。他们用集会声讨、通电、发传单、示威、请愿等斗争方式把风潮迅速掀起。每次会议都少不了啸仙同志的讲话，他有力的发言都受到全体老师和同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他常常奋勇当先以学生代表资格，前往伪省府、教育厅请愿交涉。斗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但高崧自持有陈炯明的庇护，更变本加厉，竟以手枪恐吓，并殴伤学生三人，这时群情更加汹涌，犹如“火上加油”。学生会为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便号召全校同学实施最强硬的行动——集体退学……。全校老师依依不舍，为学生们举行“送别会”。会上啸仙同志代表全体同学讲话时，他的语调慷慨、激昂。动人肺腑，在场全体师生都无不深受感动。不少师生流下了热泪；老师们终因泣不成声，只得在黑板上用写字来表达他们送别学生的情致。

至此，陈炯明大为震惊，终于被迫不得不以撤掉高崧校长职务；并派代表要求学生复学。然而高崧这个坏旦却怀恨在心，羞怒之下在离取前夕，竟施行打击报复，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开除阮啸仙、周其鑑、刘尔崧、丘××、黄振新、姚陶馥、白铎政等“驱高运动”为首的七名学生的学籍。高崧这一无理陷害复引起学生们和社会舆论的公愤，未几啸仙同志等七人终于在老师、同学及社会人士的声援下得以复学。

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同志来华协助建党。同年“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在北京、上海、湖南、济南、广东等地有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起来。啸仙同志随即加入广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

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年底，他和周共轭、刘尔崧、张善铭等四人在广州一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他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了，然而毕业也就是失业。在工业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当然不可能有他们的职业岗位，后来他与同期毕业的同学周共轭、刘尔崧等人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爱群通讯社”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秘密地协助“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并酝酿组织两广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学生社活动。另一方面又公开地采访各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新闻资料，分别向各个报社投稿，以扩大革命宣传阵地，同时获取稿费维持生活。当时由于稿费收入极之微薄，因此他们的生活是很贫苦的，真有：“时挑野菜如根煮，旋有生柴带叶烧”的感受；遇人宴开食时，还只吃得半饱。然而他们并没有被穷困与旧社会的淫威所吓倒，相反加深了他们对这种黑暗不平等制度的憎恨。他们明白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长久以来，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劳动人民象久旱盼甘雨一样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工作者，更须要坚持革命斗争，唤起和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实行革命，推翻独裁统治者和不平等的旧社会制度，这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1922年5月瞿仙同志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党和团中央的领导与关怀下，在瞿仙等同志的日夜辛勤努力下，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终于在广州正式成立，他领导广东、广西、香港等地区的团组织工作。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所以那时同志们都以英文缩写S、Y来作为团的代号。他与周共轭、刘尔崧、张善铭等四同志便是两广地区青年团的缔造者和种子队。当时他们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素有“甲种工业四大金刚”之称誉。瞿仙同志自社青团两广区委成立那天起即担任书记，一直至1923年末止。1923年以后由于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上的需要，才把他调离团书记工作职务，由杨善德同志继任书记（后牺牲于海南岛）。1924年社青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C、Y英文缩写）1924年以后又由郭瘦真同志担任两广区委书记……。

共青团两广区委成立后不久。(同年)啸仙等又组织了与李剑同志在北方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同样性质的“新学生社”(社址在广州司后街)作为两广团区委的外围组织和公开的训练班。他被选为“新学生社”的执行委员会书记。那时他不分昼夜，不是埋头于总社的工作部署、规划、总结；就是深入到社属的各个支部去参加会议，检查和指导工作。找社员们谈心，了解社员们的思想情况和对社组织的意见。总社属下还开设有新学生剧社，专门以文艺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常在中央公园、西瓜园、中山大学礼堂等地公开为群众演出。啸仙同志也经常亲临剧社检查指导工作，并参加社员们的集体创作、节目排练和演出。他曾经指导社员们创造了一个优秀节目名为“化妆演讲”；他还亲自担任这个节目的主角。这是一个最为群众赏识的“王牌”节目，既好玩而又教育意义大。所以啸仙同志不单是到社的一位领导者，而且还是一位为观众所熟悉的和欢迎的优秀演员。可见啸仙同志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出色的青年领袖。

“新学生社”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她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由最初只有七、八十人发展扩大到五、六千人，基层组织遍布广东全省、广西、福建等地也没有分社的组织。

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啸仙同志以两广团区委代表资格出席了大会，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广州市掀起了蓬勃的“反基督教运动”啸仙同志是“反基督教青年大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亲自主编“反基督教青年大同盟特刊”，并且为特刊写了许多有力的文章。同时对“新学生社”出版的“新学生半月刊”更是从审稿到出版发行都亲力亲为。可见啸仙同志是一贯十分重视掌握革命的宣传武器。

啸仙同志还以勇敢和无畏而博得青年群众的钦佩和敬爱。

1925年当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时。他亲率周文雍、蓝必业等青年代表20余人组成一个“青年慰劳队”赴前线劳军慰问，至石龙时不料为军阀杨坤如部掩护队所阻，敌人尚盘据在石龙镇内凭借沙包工事，以机枪火力封锁各通道。时啸仙同志毫无畏惧，一马当先，高举红旗，指挥队员，冒着敌人的枪

群勇敢前进。胆小如鼠的敌人，见对方来势凶猛误以为是革命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吓得丢弃阵地狼狈逃窜。学生徒手退敌的壮举，轰动一时，鼓舞人心。

广东社会青年团和“新学生社之所以能够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以战斗的姿态出现。作为党的得力助手，紧紧地团结和带领了广大青年群众，继承着“五四运动”的光辉传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红色旗帜，投身于烈火朝天的大革命斗争中，奋勇直前，为党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无数在工、农、青、妇各战线上的优秀干部，创立了丰功伟绩。这些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与无微不至的关怀；归于勤劳勇敢、热情献身的团员们、社员们和广大的青年群众们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与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阮啸仙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啸仙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参加了广东区委的组织筹备工作及至广东区委成立，（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三省）被选为区委委员，与周恩来、陈地年（广东区委书记）、彭湃、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苏兆征等诸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大匠常集合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研究斗争策略。交流工作经验，结成为亲密的战友。广东区委下设有工、农、青、妇等四个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三个省的工、农、青、妇运动。他和彭湃同志都是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负责人之一，在一起并肩作战，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开展初期党常派啸仙同志深入广东的西江、北江、南路、中路一带访贫问苦，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筹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秘密建党工作。例如花县等地的党组织、农会、农军、扫盲训练班也就是在他和黃学增两人的指导下于1923年先后建立起来的。

啸仙同志一要不畏困难、艰苦，东奔西走，夜以继日深入农村进行革命活动。每到一地必与贫苦农民亲密的打成一片，同食同劳动，夜间便睡在小学生书枱上，有时甚至连蚊帐也没有。一次被一位姓廖的贫农看见了，他说：“阮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是替我们办事的好人，怎么能由他性蚊咬呢？我宁愿自己坐到天亮，都要将蚊帐给他。”说完，便立刻跑回家去取蚊

帐了。可见啸仙同志已经与农民群众建立象鱼水般的关系极受农民群众的爱护。

花县农协筹备成立期间，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仍很大，对农民运动虎视眈眈，竟成立“地主会”与农会为敌，到处造谣惑众、恐吓农民，企图扼杀在孕育中的农民政权，致使一些觉悟不高的农民产生畏怯和恐懼的情绪，不敢参加农会。这时啸仙同志便亲赴各乡各村，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农民踊跃加入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团结起来与封建恶势力展开斗争。他引用了一首当时的民谣：“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地主”。来反复地说明团结一致，加入农会的好处，以燃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

1923年十月9日，花县农民协会成立那天，全体会员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于九朔的“显承堂”上，庆祝农会的成立。“显承堂”内外布置得十分壮观，到处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工农团结万岁！”“国际共产党万岁！”……等々雄壮革命标语，会场的正中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巨象，特别是那大门入口两边贴着一付由啸仙同志亲题的对联：

“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气派英豪慷慨，激动人心，更增添了会场的辉煌严肃。至今仍有不少老农协会员对当年情景尚记忆犹新。大会上，啸仙同志还为会员们讲了话，首先他分析了当时斗争的形势和特委后接着有力地指出：“从地主制造种种阴谋来看，说明我们的拳头，已经对准了敌人，说明敌人已经害怕我们了。因而妄想瓦解我们的力量。如乘我们趁着敌人在恐慌的时候，乘胜追击，进一步把拳头打过去。那么，我们必将获得更大胜利……”。他这番话把会员们说得信心百倍，因而大会顺利地一致通过：

“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送租！取消送田信鸡，田信鸭！取消大斗租”等措施。从此花县反封建斗争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党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活动中，啸仙同志也作了很大努力。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啸仙同志作为广东党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中心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上以毛泽东和瞿秋白同志为首坚决地与陈独秀的右倾尾巴主义的观

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观展开斗争，侯大会正式通过了团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决议。会上靖仙同志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未几孙中山接受党的建议，国民党试行仿效联共（布）党的组织制度，以广州为试点设立一个“广州临时区党部”。这时党就派靖仙同志负责临时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及至“国民党广州区党部”正式宣告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主要的领导工作）他一贯坚决执行党三次大会的正确决议，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国民党的左派，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活动，取得辉煌的成绩。这个全国唯一的试验性国民党区党部，为后来国民党实行全面改组工作上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模范的区党部。同年冬天孙中山先生接受国共合作，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共、扶助农工为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靖仙同志被选为代表。会后党派他协助国民党开展农民运动，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的政策”。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组织干事，并参加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的领导工作，致力于创办农民讲习所活动。同年7月初农民讲习所开办，第一届招生，（所址第一届设在越秀南惠州会馆二楼，第二届才搬往东皋大道省农民协会里面的）由彭湃同志担任讲习所所长。农民讲习所各届所长是由当时著名的农区领袖轮流担任的。靖仙同志从第一届开始就兼任历届的教员，及至1925年初第三届开办时，遂由靖仙同志主办（即主任）。该届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人，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各县；广西、四川等省也有。学员中成分很复杂，虽然大多是农协会员和雇农。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如国民党右翼分子、反动军人、政治流氓等坏分子。初期这些小坏蛋，潜藏在学员当中，伺机兴风作浪。造谣惑众，污蔑共产党实行其反革命阴谋活动。一次坏蛋们借农讲所规定“学生在上课时不得抽烟”为题，大肆煽动学员起来反对领导。这时靖仙同志采取了发动学员展开大辩论的方法。终于粉碎了反革命的破坏阴谋。“六·二三沙基惨案”事发后，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当时教员中有一个岭南大学教授，这家伙原来是个“亲美派”，他竟然公开地利用讲课的机会对学员大肆放毒。说什么：“提口号要谨慎呀！不要树敌太多呀！人家美

国对中国是好的，是讲道义的……等等谬论。事情为啸仙同志知悉，他当即发动学员对此问题展开课堂大辩论，务要分清是非为止。辩论结果，学生们愤怒地以革命的行动把这个披着革命知识分子外衣的“美帝国主义狗腿子”从讲台上撵走了。可见啸仙同志，一贯善于运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策略。他在农民讲习所兼任各届的教员期间，虽然职务繁多，责任重大，经常工作致废寝忘食。但是他对农讲所的功课是毫不放松的，常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备课为学员作广东农运概况等重要报告。特别是在第三届所主任期间，他不仅上课最多。而且每天他必定要找几个学员谈谈心，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改进工作。他还经常为农民运动刊物“中国农民”、“犁头半月刊”写稿，发表精辟的文章。

自从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到了广州以后，于1926年春天开始（3月招生5月开学）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啸仙和萧楚女（任该所教务长）便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办第六届工作。这一届定期6个月，所址在番禺学宫（即现在的农讲所旧址），规模之大，由过去主要是广东一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而扩展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全国各地20个省。入学学生327人、毕业生318人（历届毕业生：第一届33人，第二届143人，第三届114人，第四届51人，第五届114人，连同第六届318人，总共毕业生七百六十三人）。这一届，许多杰出的革命领袖和活动家如同恩来、萧楚女、谭代英、陈延年、瞿秋白、彭湃、邓中夏、林伯渠、苏兆征、李立三、张太雷、郭沫若、何香凝以及啸仙等同志都担任了授课工作。啸仙同志参加了这一届的筹备工作。啸仙同志先后成为廖仲恺先生和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讲习所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所教导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不少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各级农协、农军的领导干部，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广东省农民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他和彭湃等同志的努力下，有如风起云涌，直捲全省各地。经过一年的努力，全省已有30多个县，50多万农民组织了起来。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运动已经形成

了高潮，就在这个时候 1925 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彭湃和瞿仙等同志主持下，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破天荒地宣告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大会代表并一致推举瞿仙和彭湃等傑出农民运动领袖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一天在广州召开的还有“全国第二届劳动代表大会”，并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这两个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会议都标志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硕果。

这时瞿仙同志便致力于掌握广东农民的全面领导工作，（广东农协设在广州市的东皋大道）各地党组织和农协组织向瞿仙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象雪片一样纷纷飞来，为了防止敌人偷窥信件洩漏了机密，故此规定凡各地寄来的信件都采用代号。如东江各县寄来的信件代号是“童里士”收，南路一带寄来的则用“蓝露”（与南路两字首相近）收。西江寄来的代名为“施英方”收，北江寄来的便用“白天朱”收，中路寄来的便以“钟千里”收为代号。瞿仙同志对每一封信件都亲自批阅和处理。每次在各路特派员与及各路农协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他都亲自掌握，并且对每一个问题都询问得很详细非弄清楚竟不可。并且一一给以详尽的分析和指示，任何一个农运干部都绝不可能在他面前有半真半假处理工作的可能性。因此瞿仙同志的严肃、谨慎、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为人所共知。他经常深入下去到各县去检查工作，具体指导各地党组织和农协会的活动。与农民谈话征求他们对农民协会的意见，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省各地。

广东农运的蓬勃发展，惊醒了封建统治老爷们的美好迷梦，那时候代表着国内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十分害怕和仇视日益壮大的农民运动，便竭尽全力扶植各地的封建武装，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向农民协会进攻，实行其疯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流血事件。例如在广宁、花县、清远等地则屡有发生暗杀农干、纵火烧村、破坏农协基层组织、造谣惑众、恐吓农民等等反革命事件。这时那里斗争得最激烈，那里需要领导瞿仙和彭湃等同志便出现在那里，他们常常亲临肇事地矣，指导农民群众和农民自卫军，和凶暴的敌人开展敌我活的斗争，狠狠地打击封建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所以当

时广大农村里流行着一首人民歌颂啸仙同志的童谣：“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呱呱叫！”（按：叫苦的意思）的确封建地主、恶绅们对啸仙同志是恨之入骨的。花县有个姓江的大恶绅地主曾经咬牙切齿地说：“最利害的是阮啸仙！非想办法除掉他不可！”然而，优秀的共产党员傑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阮啸仙同志都受到广大劳动农民的拥护、尊敬和爱戴，他的英雄名字在广东的东江、北江和南路、西路、中路的广大农村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25年省港大罢工事起，香港中国工人在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同志的领导下，爆发了25万人的中国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港返穗，使香港顿时变成死港、臭港。此时啸仙同志积极发动全省广大农民群众全力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他常为罢工工人作重要报告，为工人训练班、劳动学院授课。在发展和巩固党的工农联盟伟大政策的工作上，作出很大的贡献。

大革命时代的国共合作期间，在广州每当节日或因事召开的群众大会时，代表中国共产党上台讲话、演说的往往以啸仙同志为最多。他运用了他的富有煽动力的演说天才，极力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鼓吹革命，每次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and 响应。可见啸仙同志还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啸仙同志，自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一贯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奔走革命，在长期间的艰苦奋斗中，不幸积劳成疾，同志们都劝他保重身体。但啸仙同志仍旧经常抱病坚持革命工作，可见他的舍己为群，公尔忘私的高贵品德。1927年春天啸仙同志的哮喘病，因劳过度又发作了。这次病情特别沉重，党组织硬把他送进了二沙头颐养院去治疗，在治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党的各项工作。恰巧，在阮啸仙同志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便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广东的敌人又发动了“四·一五”的大屠杀。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祖国的大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横遭杀戮。事变后，啸仙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广州。在惨变后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啸仙同志被选为广东的代表，抱病

秘密前往参加。此次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历时半月闭幕后，他返回广东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组织部长，积极进行巩固党的组织和开展武装建设工作；坚持在广东的东江、西北、北江、南路一带活动，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并与彭湃、周其鉴等同志分头在各地积极准备力量，发动农民起义，以便到时配合和支持广州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前夕，他和省委书记兼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等领导同志在牙村召开了起义预备会议，会上啸仙同志，对各战线领导人作了重要指示。他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并号召各县农军到时在当地积极行动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并分兵支援广州。他再三勉励同志们：“要奋勇杀敌、夺取政权”。并且断言：“敌人是必然会被我们打倒的！”不料广州起义因故突然决定提早举行，但又交通联络不及致使各地农军和人民武装与广州起义配合不上，因此虽然夺取了政权，但很快又遭敌人的疯狂反扑露不敌众而告失败。

起义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同志们只得隐遁分散掩蔽转入地下活动。这时啸仙同志便转移往香港、澳门等地工作……。1928年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啸仙同志因工作关系而未能前往出席参加，但大会又选举啸仙同志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仍留广东省委工作。

1930年党抽调啸仙同志到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未几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因某地下机关遭敌人破获，他在租界被捕。狱中他表现了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经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才脱险出狱。1931年党又派啸仙同志赴东北、内蒙等地活动，这段期间他曾参加过辽宁省委的领导工作，并常常来往东北和上海之间。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揭竿起义，倒戈反对蒋介石时，啸仙同志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联络……。在这段期间他曾经写信告诉家人说：“……现在生意很兴隆，业务发展很快，老闆特派我到东北和内蒙去发展支店……”。（按：生意、老闆即指革命和党组织的暗语）一次家里又收到啸仙同志的来信，信内说：“他从东北各地回上海，因老闆搬家失了联系，贫病交加，晕倒街头，经红十字会救护入XX医院现在身无分文，请家中迅速汇款接济”。可见当时处于敌人白色恐怖之下，东奔西走，进行革命活动的啸仙同志

是如何艰苦奋斗。

中国红色区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瑞金创立后，啸仙同志被派赴江西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这时他的爱人高怡波同志亦一起前往江西参加妇女运动的组织工作。后高怡波同志不幸遭敌人逮捕，狱中坚贞不屈，惨遭毒害，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啸仙同志怀着悲愤的心情引用了唐诗：“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来痛悼党的好女儿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爱人怡波烈士。为她还未有实现宏大的革命意愿，而不幸牺牲表示极大的遗憾。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啸仙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国苏维埃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苏区工农红军历次击败蒋匪军优势兵力围剿的艰苦岁月里，啸仙同志不避艰险常常秘密到各游击区去检查工作、发展武装等活动，付出了巨大的力量。

国民党反动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第三次“围剿”，竟然剿出了：“九·一八事变”，把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了东北来。接着的第四次“围剿”又“剿”出了：“一·二八”把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了上海，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的紧急关头。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仍不顾全国人民的愤怒，竟然变本加厉于1933年夏天调集一百多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苏区工农红军展开空前未有的第五次大围攻。日帝乘虚而入，国土沦亡，寇深祸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于是党中央便决定冲破敌人剿围，突围北上抗日。突围前，党中央对坚持中央苏区和各游击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布置，留下项英、陈毅等同志负责中央分

局，统一领导，并以雩都为中心，成立中共赣南省委和赣南军区，由啸仙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兼任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9月底10月初，主力红军一夜间突破敌人三层封锁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工农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啸仙同志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率领赣南全省党、政、军、民坚持斗争，这时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又派遣了李永天、杨尚奎等同志组成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积极打击敌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

1935年1月间长征红军已到湘西黔东，这时蒋介石便又纠集

大量兵力回头对付中央苏区，广东军阀余汉谋又带了一军人马对赣粤边游击区大举进攻。蒋匪特兵多势大对江西苏区重々包围，构筑了几道碉堡林立严密的封锁线，情况十分严重，苏区红军决死分批突围。

自从赣南军区参谋长率部于1月间突出重围后，中央苏区剩下来的兵力更少了，敌人围攻更加猖獗，情况极端恶劣，这时突围异常困难。国民党反动派中央与伪赣南绥靖区竟大肆叫嚣悬赏巨款“通缉”啸仙同志。3月初啸仙同志和军区司令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率部一千余人第二批突围。6日进至信丰、安远县境的罗坑、金沙、石寨、蔡公坑、上梗水一带与蒋匪第一师遭遇，这时敌我力量悬殊，突围红军陷于匪军重々包围之中，啸仙同志带病指挥队伍奋勇杀敌，左、右突浴血苦战三日三夜，弹尽援绝。至9日，在激烈战斗中，伟大的人民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阮啸仙同志不幸为万恶敌人的子弹击中要害，留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同时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不幸重伤被捕，不屈遇害。只剩下三百多人的队伍在蔡会文和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两同志带领下出重围，转战到达油山。敌人发现啸仙烈士的遗体后如获至宝，竟在反动的粤华报上，以大字标题无耻叫嚣：“……肃覓伪中央委员阮啸仙”等语，又以烈士遗体照片上缴伪国民党政府“领功”。

啸仙同志自“五四运动”投身革命以来，16年如一日地奔走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挠地奋勇前进，一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对敌人切齿憎恨，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平素对同志亲切诚恳、诲人不倦，他有一付在任何恶劣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运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策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他在研究问题处理工作的时候，是那样谦虚谨慎，深入细致，亲力亲为。由于他一贯勤奋钻研学习，所以他丰富的革命理论、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雄辩的演说天才，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还有他那种一贯贫贱而不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尤其令人钦佩。啸仙同志卓越的共产党员高贵品德，将永远是一切革命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以上本文记载，仅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阮啸仙同志光

澤一生的比斷，實在不能昭彰其丰功偉績于万一。現在可以告慰靖仙同志的，就是他一生來赴湯蹈火，日夜艱苦奮鬥而尚未竟的宏大革命理想，今天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實現了。而且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跨開六億五千萬巨人的步伐，昂首邁步一日千里地、瞧着人類最幸福、美滿的共產主義迈进。

廣州市革命烈士傳略編匯小組辦公室編

